

张笑天文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笑天文集. 长篇小说卷. 6/张笑天著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206-04058-6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702 号

张笑天文集(1—20 卷)

著 者	张笑天	封面设计	尹怀远	为 民
责任编辑	包兰英	责任校对	陆 雨	

出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0431—5649710
	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	
发 行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
制 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	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	长春新华印刷厂	

开 本	850×1168 1/32	印 张	435.75
版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11320 千字	印 数	1—3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058-6/I·239		
定 价	1380.00 元		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自序

我喜欢喝茶，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，上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人生有如饮茶，第一杯是青春，甘甜；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，苦味甚浓；喝到最后人也老了，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，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，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甜果也好，涩果也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，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。

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，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，尽管它有五百多部（集）、几百万字。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。何以如此？我一向以为，影视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，它早已荟萃了导演、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，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。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，那才是你所专有，打不上别的标签，不论其优与劣、好与坏，你都得认账，你尽可以敝帚自珍，与别人无涉，苦乐甘甜自得其乐。

人都是要做梦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。梦既是荒诞诡谲的，也是飘忽不定的，聚则成形，散则化为乌有，有的时候梦也

能尘埃落定，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。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，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。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“谈文色变”的地步时，我结识了李守田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语文教员。此公有才华，文学功底厚，不过有点桀骜不驯，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，才气四溢，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，迄今犹记得有“常慰谪仙居隔壁”之句，他立即回了一首，有“愿同黄字学敲钟”之语，诗文往来，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

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，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36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几乎断送了我，“一本书主义”、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，他劝我不要气馁，不要指望一鸣惊人，文学既然是爱好，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。这话打动了，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世事浮沉，春光易老，转眼间40年过去了，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。1965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种瓜记》，以及70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今天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，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。

歌德曾经说过，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，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。我需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。他说得多中肯啊！多少年来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，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他们才是我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真正有素养、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常常有如含羞

草。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。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，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。我一向宣称，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，尽我的能力就是了，我做不到天马行空。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，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。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，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。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，而是坎坷的经历，甚至包括灾难。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、挫折、彷徨、迷惘、欢乐、成功，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，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。

但人生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，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。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篇篇，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。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，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，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。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，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。综观历史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，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？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，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从事创作以来，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，有笑脸、鲜花、掌声和奖杯，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视之为平常事。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：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宠辱不惊。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，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

一生的诚勉。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，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。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，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，这很可悲。

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，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，也不存非分之想。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，后来逐渐成瘾，欲罢不能。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，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，那么，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计较它做什么？我常常去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，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，我很满足。我为他们而写作，为他们而活着，值得。历史、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！

《老子》曰：“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不知你观察过没有，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，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，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。那你还争什么？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，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，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，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这套文集共 20 卷，凡 1 200 万言。如果没有杨海泉、荀凤栖、蓝军、周殿富、胡维革、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是不可能问世的。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，借此机会一并致谢。

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，这当然是一番美意，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。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，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，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！

写完了上面的文字，又觉淡泊无味，不知所云，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。读者想吃瓜，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，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。

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。

张笑天

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

第 1 章



如果你亲眼目睹汉代未央宫的遗址，面对暮色苍茫中的残砖断瓦、颓垣断壁的古貌，你会深深地感受到岁月沧桑的印迹，你仿佛听得到那藏在连天衰草中凄迷低回的古乐旋律，似乎在对你诉说着一个美丽凄婉的故事。

如果说未央宫是因为昭阳殿和少嫔馆而声名鹊起且流芳百世，而它们的声名历久不衰，却完全是因为美丽的皇后赵飞燕的存在。两千年来她那迷人的风采、动人的舞姿，从来没有因时光的流逝和风雨剥蚀而凋零，历史和稗史里再三出现“环肥燕瘦”的美誉。赵飞燕所以比杨贵妃更具魅力，那完全是因为她那同样美丽绝伦的孪生妹妹赵合德，与她同为汉成帝的后妃，越发增加了故事的传奇色彩。

历史的云烟把我们带回到这美丽绝伦的一对姐妹的哀伤的童年。

那是汉成帝在位的时候，黄河的浊涛上漂来了一对小姊妹。

黄水接天，帆影簇簇。赤背跣足的黄河纤夫拖船行进，高亢的号子声中，一艘古旧的大帆船逆水西行。

在堆满麻包货物的船台上，散乱地或坐或站着一些搭船客，布衣短褐，一望就知是穷人。

船头，两个面目酷似的小女孩儿，约十一二岁光景，坐在帆篷下，面色凄清。这是一对孪生姐妹。姐姐赵飞燕怀中抱着一只十三弦古琴，妹妹赵合德满面菜色，半闭着眼，斜倚在姐姐身上。尽管疲惫、穷困潦倒的阴影笼罩着她们，可是掩盖不了她们迷人的姿色。

白云在水中的倒影，吱呀的船声，嘹唳的雁鸣，以及黄河周围的白毛芦苇丛，都让人感到一种凄凉。

望着云烟低迷的地平线，赵合德问：“姐姐，什么时候才能到长安哪？”

赵飞燕说：“好妹妹，你怎么总是急呀！用不了几天就到了。”

赵合德叹了口气，拿出水罐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我们都走了一个月了，你总是说快了。家父也真是的，干吗非要打发咱们上长安呢？”

赵飞燕向往地说：“长安是帝王之都啊！在天子脚下过日子，当然好了。听说呀，长安城里宫殿如云，是天下最繁华的所在了。”

赵合德说：“再繁华，也没有我们的一间房、一寸地呀！还不是寄人篱下？谁知道咱要去找的那个表姑会不会嫌贫爱富呢！”

赵飞燕安慰地说：“怎么会呢？若是姑妈心地不好，父亲也不能打发咱两个孤女千里迢迢来投奔啊！”说着，她那美丽的大眼睛，流出了眼泪。

她不由得想起了姐妹二人告别生父的情景，她们的父亲冯万金沉疴在身，已经气息奄奄了。

妹妹合德从门外呼呼作响的药吊上取下药壶，倒出药来，一口口吹凉，走到病床前，轻声说：“爹……吃药……”

当赵飞燕舀了一勺药送到冯万金口边时，冯万金推开了，闭了闭眼，说：“死生有命，非药石可补的，我……将不久人世了。”他剧烈地咳了一阵，抓住两个女儿的手，“我……对不起你们……你们……本是金枝玉叶……却跟了我来受苦……现在我又中途……要走……我……闭不上眼睛啊！”

赵飞燕含泪地：“爹爹，您会好的，您别说这些伤心的话了。”

冯万金长叹一声说：“真的，爹对不起你们。爹该把你们的身世告诉你们姐妹了。”

姐妹俩禁不住相对看了一眼。

冯万金：“你们的母亲并不是乡下农妇，她是江都王的孙女，是姑苏郡主……”

赵飞燕说：“我娘是郡主？”

冯万金点点头，说：“你母亲那年下嫁郡都尉赵曼，爹爹我恰好在江都王府当协律舍人，郡主对我很好，后来，后来就……”似有难言之隐。

赵飞燕已经猜到了结局，生父与姑苏郡主相知相爱，养育了她们姐妹。她很震惊，几乎不敢再听下去。

冯万金已是处在弥留之际的人了，不想把这秘密带进棺材，还是告诉了这小姐妹俩真相：她们就是自己和郡主的女儿。

赵合德听了，蛾眉竖起，似有鄙视之意。

冯万金说：“这事怎能张扬？那时郡主托病住在娘家，怎么能带孩子回去，就把你们丢弃郊外，三天后，你母亲于心不忍，又派婢女去看，你们姐妹命大，居然都还活着，又抱了回来，因怕走露风声，我就把你们带回乡间，再也不敢回王府去了，爹爹我有罪呀，何必要把你们带到这里受苦呢？……”

冯万金又一阵剧咳。赵飞燕扑到冯万金身上，说：“爹爹！”赵合德却怔怔地坐在一边不语。

冯万金用颤抖的手抚摩着两个爱女的头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爹不能把你们养大成人了。长安有你们一位表姑，住在夕阴街黄棘里，尽管多年已无来往，总算有个投奔之处……把那箏拿来……”

赵飞燕从壁上取下一只十三弦箏，捧给冯万金。

冯万金说：“这只箏是你祖父的遗物。你祖父善制三十云管箏笙和十三弦箏，有‘箏箏冯’之称。拿着这只箏，表姑会收留你们的……”

冯万金的手在箏弦上划了一下，垂落下来。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赵飞燕姐妹放声大哭：“爹爹……”

她们就这样背起十三弦箏，沿着古道北上了，未来的漫漫长路、凶险的人生会给她们安排下什么样的玄机呢？真是茫茫难料。

依然是风鼓着帆、船推着浪的河上，姐妹俩相对无言地望着水上浮荡的青萍。

赵飞燕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们姐妹的命，有如水上的青萍，连个根也没有。”

赵合德说：“假如我们不离开王府，我们就会是锦衣绣食的日子。都是爹爹干了伤天害理的事，才招来报应，叫我们受苦。”

赵飞燕说：“合德，你不能这样说爹爹，他养育了我们12年，何况，他是给了咱们生命的人啊！”她总是比妹妹宽容些。

赵合德不再说什么。

二

长安城不愧是帝王之都，壮丽的宫廷建筑和热闹的市井是江南所不能相比的。

一入了城，赵飞燕便紧紧扯住妹妹的手，她们在比肩继踵的

人流中，仿佛随时有可能被湮没。

街上人来车往，市声喧闹。街旁店铺林立，地摊相连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：“胡饼胡饼——”、“胃脯——洵氏胃脯，长安名食！”

赵飞燕姐妹在行人中穿行。繁华的街景使这两位乡间来的少女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

赵飞燕问一卖者：“请问老伯，夕阴街黄棘里在哪儿？”

老者是个聋子，侧耳谛听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赵飞燕惨然一笑，又走近一位迎面走来的妇人，问：“大姐，知道夕阴街黄棘里在哪儿吗？”

妇人打量了一下赵飞燕姐妹：“你们是初来京师吧，你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一直向北，遇第三条横路再向东拐，过两个街口，再向北拐就到夕阴街了。长安城八街九陌，大着呢，再随处打听打听，别走丢了。”

赵飞燕似懂非懂告了谢：“多谢大姐！”又向前走去。

妇人望着赵飞燕姐妹的背影，赞叹地说：“哪里来的乡间女子，好一双美人坯子！”

赵飞燕姐妹继续前行，间或又停下问路，行人指指点点，她们总算找到了黄棘里，又问了好几个人，才摸到了远房姑姑的门口，她们的心都怦怦乱跳，一对孤女，要寄人篱下的滋味儿岂是好受的？

她们在宅院门前踌躇了很久，赵合德不耐烦了，这么磨蹭下去何时是个头？她是又饿又累了。她不管姐姐，上去敲了几下门。

随着叩门声，门吱呀一声欠一条缝，不想窜出一条狗，狂吠着扑向她俩，吓得赵飞燕赶忙用古筝来左挡右推，那狗还是扑到了赵合德身上，赵合德没有躲闪，却迎了上去，抬脚乱踢，结果裤腿被狗咬去一截，腿上流出了血。赵飞燕心疼地去看她的伤。

这时，一个比她们大几岁的姑娘吆喝着狗走出来，狗乖乖地回到了那姑娘身旁，她发现了赵合德腿在滴血，忙蹲下来，说：“小姑娘咬着你了？快，快进来，我给你包上伤口。”她从狗身上拽了一小撮狗毛，捺到伤口上，吹吹，说：“不然，要破伤风的。”

赵合德放下半截裤管，说：“我们穷人没那么娇贵。这长安城的狗也欺侮人啊，狗也嫌贫爱富！”

赵飞燕扯了妹妹一把，示意她住口。

那姑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等一下我替你抹点儿药。你们方才敲门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这姑娘就是远房姑姑的女儿樊妮。

赵飞燕说：“请问这户人家可是姓樊？”

樊妮说：“对呀。你们是——”

赵飞燕说：“我们从江南来，赶了两个月路，是来京城投亲的。”

樊妮问：“那，你是我们什么亲戚呢？”她显得和蔼而可亲。

赵合德说：“这里有姓冯的女主人吗？她是我们的表姑。”

樊妮兴奋地说：“是吗？我怎么没听娘说过？快跟我进来。”一边把她们姐妹俩的行李提了起来，一边朝堂屋那边喊：“娘，你看来两个小妹妹，天仙似的，说是咱家表亲呢。”

中年妇人冯氏从屋内走出来，说：“妮儿，喊什么？是哪里来投亲的？”

这时，樊妮已经引着赵氏姐妹进了院子，亮丽的外表使冯氏暗自惊讶。

赵飞燕拉着妹妹上前施礼：“姑妈大人安好！”

冯氏探询地问：“你们是——”

赵飞燕说：“家父冯万金，原籍江都，后迁姑苏，是父亲让我们来投奔表姑来的。”说罢随即递上十三弦筝：“这是祖上遗物，爹爹让我们带给姑妈作证物。”

冯氏接过十三弦筝，审视有顷，似有所悟：“你爹爹他……”

赵飞燕说：“爹爹抛下我们，走了……”悲不能言，泪流满面。

赵合德在一旁冷静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，看姑妈家中过得还殷实。

冯氏叹了口气，用手帕擦了擦眼，说：“到屋里说吧。”

赵合德仇视地瞪了一眼摇尾巴的狗。

樊妮和她娘把赵飞燕姐妹领到了正房的厅堂。

这是一间不大的厅堂，堂内陈设一般，看上去属中等人家。冯氏、樊妮与赵飞燕姐妹席地对坐，婢侍云儿站立一旁。

冯氏说：“你们这么远来投奔我，也不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和你爹爹还是表兄妹，你爹爹的事以前听说过，可人家自打攀了高枝儿，十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，早把咱这门穷亲戚忘啦！”话语中似有怨意。

赵飞燕姐妹低头不语，她们惟恐这个姑妈赶她们出去。

樊妮瞅了冯氏一眼，说：“娘！”

冯氏瞪了瞪樊妮，又接着说：“刚才听你们说，自打那个狠心的娘遗弃了你们，是你爹爹把你们养大的，你爹他也吃了些苦。不过，祖上留下的那个乐器作坊还是挺殷实的。你爹爹又有手艺，善治乐器，说起来也不会穷到哪儿去，不像我们这个家，外强中干，入不敷出，你姑丈每年在外面跑，说是做生意，却不见他捎回点钱来，扔下我们娘儿俩，坐吃山空……”

姐妹俩虽小，却也听得出这“哭穷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，不觉更加忐忑不安了。倒是冯氏的女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她怕娘不近情理，就打断她娘的唠叨。樊妮说：“娘，你少说两句话，两个小妹妹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
赵飞燕说：“不急，我们一点儿都不饿。”然后又懂事地说：“侄女知道姑妈有难处，可我们在这天底下，再也没有亲人了……”她

又流下泪来，“我姐妹无所求，有口饭吃就感谢姑妈不尽了，我们会织布，会拾柴，会担水，什么都能干。”

姑妈不语，上下打量着她们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那条狗嗅着，凑到姐妹身边，吓得飞燕缩回脚，合德不动声色，趁姑妈没看着，狠狠踩了狗爪子一下，狗痛得尖叫一声，逃走。姑妈惊异地投过目光，探询着什么，樊妮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抿着嘴笑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冯氏又问：“这么说，祖传的乐器作坊卖了？”

赵飞燕说：“从我记事起，就不知道有什么乐器作坊，爹爹只有这只十三弦琴，闷了就弹。”

冯氏叹口气，说：“其实呢，这都与我不相干，不过问问罢了。”

赵合德有点儿忍不住了，对赵飞燕说：“姐姐，姑妈家挺难的，咱们走吧！天子脚下，讨饭也能活命。”

赵飞燕连忙用眼神制止合德说下去。

冯氏接过话碴儿说：“这小丫头，说话挺不饶人呢！谁让我是你们的表姑呢？总得看你爹的面子，我还能不给你们一口饭吃，把你们轰到大门外去？好了，妮子，去陪两个妹妹吃饭吧。”

赵飞燕赶忙说：“谢谢姑妈！”赵合德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

樊妮笑着牵了她们的的手出去。

三

吃过了饭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樊妮送她们到西厢房去住，屋子破破烂烂，家具上布满灰尘。

屋内一灯如豆，昏暗可见房梁上的灰吊。

赵飞燕在细心地为妹妹洗伤口，然后贴膏药，她说：“樊妮姐姐倒是个热心人，她为买这膏药，跑了好几条街。”

赵合德缩进被子，两人合盖一条被，她说：“我冷，比咱家乡冷多了。”

赵飞燕抱住妹妹，说：“我给你挡风。”

外面风声呜呜叫，从窗户缝儿吹进来的风把油灯火苗吹得忽明忽暗。

在敲更的梆子声中，赵飞燕渐渐沉入梦乡。赵合德却没有睡着，她东张望西张望，突然目光定在墙上挂着的一条绳子上。

狗叫声令她讨厌，她决心报那“一口之仇”。

她悄悄起床，下地，取下了墙上的绳子，走出门去。

不一会儿，院里传来狗的呜呜声。原来赵合德正在扯一根绳子在树下猛拉。

那条狗已被她吊在树上，狗垂死挣扎着，无力地蹬着腿。

赵合德面无表情，她从小就不像赵飞燕那么软弱。

狗不再蹬腿了，她又把狗从树上放下来，解开绳子，把狗从墙头扔到了街上，然后没事似的漫步走回屋。

第二天早晨，赵飞燕早早起了床，见赵合德蒙着被子睡得正香，就悄悄出去，想找点儿活干，她生怕姑妈会给脸子看。

冯氏抱了一大堆衣服让她洗，赵飞燕坐在院当中洗着。

冯氏在院子里房前屋后转了半天，对晾衣服的赵飞燕说：“看见小狗了吗？”

赵飞燕揩把汗，摇摇头。

冯氏去开院门，回头吩咐：“洗完衣裳，把院子扫光，再去担三担水，昨天的剩水泼掉。”

赵飞燕含笑地应道：“哎。”

冯氏问：“你妹妹还在睡懒觉？她倒会摆公主的谱，在这里可不是地方啊！”

赵飞燕忙赔笑地说：“她……昨天让狗咬了，有点儿发烧。”

冯氏没有再言语，走出院子，立刻尖叫起来：“谁这么缺德

呀！平白无故把我们家的狗给勒死了！”

赵飞燕扔下湿衣服，跑到门口，见到了墙脚下的死狗。

睡在床上的赵合德听到了外面冯氏的叫骂声：“狗碍你什么事了？干吗和一条狗过不去？”

赵合德露出解恨的笑容，她满足地伸了个懒腰。

这时，门“砰”地一声被推开，冯氏脸色难看地出现在门口：“起床吧，大小姐，我这可不是养尊处优的地方。”

樊妮跟进来制止她说：“娘，她们刚来，又小。”

冯氏说：“要你多嘴。”

赵合德没说什么，慢吞吞地穿上衣服，下地洗脸。

冯氏气哼哼地出去了。

樊妮在赵合德面前站着，看她擦了脸，递上一个小盒，说：“这是宫中用物，叫玫瑰露，你用用看，又香又养护脸蛋儿。”

赵合德接过，说：“谢谢姐姐！”

“你们姐俩是仙女下凡吧？”樊妮说，“我若是男的，非把你们俩都娶了不可。”

赵合德格格一乐。

樊妮眨眨眼，有几分神秘地说：“我们家咬你的狗突然叫人勒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赵合德涂着粉，说：“那可就不能狗仗人势了。”

樊妮忍不住大乐起来，之后她说：“不是你下手弄死狗的吧？”

赵合德用异样的眼神看了她一下，说：“是吗？我能吗？打狗也得看主人啊！”

樊妮怀疑地看着她，两个人一齐笑了。

樊妮觉得不能小看这个赵合德，人小，办事却老辣。